

民族古文獻概覽



主編
副主編

張公瑾
黃建明

嶺福祥

民族出版社

民族古文獻概覽

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古籍教研室編

主 編 張公瑾
副主編 黃建明 嶺福祥

新學堂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古文献概览/张公瑾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7. 9

ISBN 7-105-02907-2

I. 民… II. 张…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字—概况—中国②少数民族—文献—概况—中国 IV. 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02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¼ 字数: 500 千字

印数: 0001—1300 册 定价: 37.50 元

新华书店
民族出版社
PDG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为创造中华文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各民族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记录下来的大量古籍和文献,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使中华文化更加灿烂辉煌。

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在我国原有悠久的传统,但大规模地开展这项工作,却是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办发[1984]30号文件之后的事。十多年来,这方面成果累累,令世人瞩目。为了展示各民族丰富的古籍文献宝藏,使广大读者对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地了解,也为了各民族院校古籍专业的学生有一本适用的教材,我们从1995年6月开始约请对各民族古籍文献素有研究的专家集体编撰《民族古文献概览》一书。经过作者们两年来的努力和民族出版社责任编辑的认真审校,书稿现已完成并排版付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推进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略尽绵薄之力。

本书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组织的系列教材之一,由民族文学系民族古籍文献教研室负责组织工作。编撰人员的分工情况如下:引言,张公瑾;第一章第一节,剧宗林;第二节,黄建明、岭福祥;第三节,白庚胜;第四节,李绍尼、王锋、奚兴灿;第二章第一节,梁庭望;第二节,张公瑾;第三节,刘日荣;第三章,李炳泽;第四章,张铁山(本章承毕树教授审阅);第五章,伍月;第六章,赵志忠;第七章,杨大业;第八章,聂鸿音;第九章,张公瑾。黄建明、岭福祥负责编务工作并审阅部分文稿,全书由张公瑾统稿。

我们在草拟本书编写提纲时，曾对各民族各文种的编写体例提出一个统一的要求，也对各部分所占的字数比例有大体的规定，但由于各民族古籍文献情况不同，整理研究的传统方法和研究深浅程度也相差颇大，早已湮没的一些古代文字的文献则更加特殊，因此，写出来之后，各部分从体例到内容分量就很难完全一致。在编辑中，我们虽做了不少增删和调整工作，但仍不够理想，希望读者谅解。

我国各民族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有的民族虽没有代表自己语言的传统民族文字，但也保留下来大量的口头文献。本书由于篇幅及其他条件的限制，未能介绍口头文献部分，只对本语族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民族文字文献作了概略的介绍，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要作到尽善尽美，目前条件又很难达到。将来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不足之处，我们将在再版时补充修订。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编者

1997年7月

导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中国民族多，所以语言情况也很复杂。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中国各民族的文字也有很多种。

一般地说，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语言；也有两个或几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如汉族、回族以及绝大部分的满族和畲族都是使用汉语的；但有的民族由于种种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使用两种或几种语言，如甘肃省的裕固族，在不同地区使用两种属于不同语族的裕固语，有一部分地区的裕固族还使用汉语。这样，我国 56 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实际上超过了 56 种，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实际情况。而且，随着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有些过去被作为某一种语言的方言来处理的，根据其实际存在的差异，也可能被确认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如瑶族的拉珈话、布努话等，因此，我国各民族语言的数目实际上还要更多一些。

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并不是互不相干的。有一些语言互相之间在语音、语法、基本词汇等方面有一定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又存在着有规则的对应关系，就可以确定这些语言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基础语言，它们就属于同一个语系。一个语系内部又可根据

各语言间的亲疏关系分为几个语族和若干语支。我国各民族的语言分属 5 个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和印欧语系。

这 5 个语系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是汉藏语系。中国是汉藏语系的故乡和基地,因为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人,绝大部分在中国。这个语系包括使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汉语和壮侗、藏缅、苗瑶 3 个语族。汉语的使用区域遍布全国各地。壮侗语族包括 3 个语支 8 种语言,苗瑶语族包括 2 个语支 3 种语言,这两个语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区。藏缅语族包括 4 个语支约 20 种语言,主要分布在西藏、四川、云南、贵州、青海、湖南诸省区。另有仡佬语也属汉藏语系,但语族尚未确定。京语系属未定,暂时归入本语系。

我国第二个大语系是阿尔泰语系,这个语系有 3 个语族 18 种语言。朝鲜语的系属现在尚未确定,暂时归入本语系。这个语系的语言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和东北诸省区。

另有南亚语系。在我国属于这个语系的只有佤—德昂语支的佤语、德昂语和布朗语,都分布在云南省的西南部。我国台湾省的高山语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主要分布在台湾省本岛的山区和东部沿海纵谷平原及本岛东南的兰屿。但高山语内部差别很大,其中还可划分为泰耶尔、朱欧、百宛 3 个语群的若干种语言或方言。国内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只有俄罗斯语和塔吉克语,使用人口不多,都分布在新疆。

现将我国各民族语言系属列表于下:

汉藏语系	汉语——汉族共同语。回族、满族、畲族通用汉语	
	壮侗语族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
		侗水语支——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
		黎语支——黎语
	藏缅语族	藏语支——藏语、羌语、门巴语、珞巴语、嘉戎语
		彝语支——彝语、傈僳语、纳西语、白语、拉祜语、哈尼语、基诺语
		缅语支——阿昌语、载佤语
		景颇语支——景颇语、独龙语
		未定语支的语言——普米语、怒语、土家语、佤语
	苗瑶语族	苗语支——苗语、畲语
瑶语支——瑶语		
本语系未定语族的语言——仡佬语		
暂归本语系的语言——京语		
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	西匈语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撒拉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
		东匈语支——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
		蒙古语族——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
	满—通古斯语族	通古斯语支——鄂伦春语、鄂温克语
		满语支——满语、锡伯语、赫哲语
	暂归本语系的语言——朝鲜语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佤语、德昂语、布朗语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高山语		
印欧语系	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俄罗斯语	
	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塔吉克语	

这几个语系的语言都有哪些特点呢？

汉藏语系的语言有这么几个特点：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单位词或称量词，如一根棍子的“根”，一张纸的“张”等。此外，还有一个前提是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在汉藏语系内部，各语族各语支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各语族内部各语言间有较多的同源词，同一语支内部的同源词就更多，如壮语和布依语的同源词占常用词的75%以上。再从语音方面来看，壮侗语族各语言声母比较简单，复辅音少，韵母数目较多，一般都有一百来个，主要元音[a]有长短之分。藏缅语族各语言声母比较复杂，韵母相应地比较简单。这个语族彝语支的大多数语言和景颇语、载佻语等有松紧元音对立。苗瑶语族各语言中没有[ɣb]、[ɣd]这种喉塞音声母，而在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许多语言中，这种音则较普遍。另外，元音除瑶语的勉话分长短外，其他语言或方言元音都不分长短，也不分松紧。

再从语法方面来看，各种语言虚词的运用都各有特点，词的次序也有些不同，如汉语中“哥哥盖房子”这样一种“主谓宾”的句式，在壮侗和苗瑶两个语族中的词序与汉语相同，藏缅语族则是“哥哥房子盖”，宾语在谓语之前。至于名词加定语的次序，各语族的语言之间有同也有异，如汉语“新房子”这种形容词作定语的偏正词组，在壮侗、藏缅、苗瑶三个语族语言中都说成“房子新”，形容词位于名词之后，如果这个定语是表示领属的名词或代词，如“哥哥的房子”，那么藏缅和苗瑶语族的词序与汉语相同，壮侗语族则相反，其词序是“房子哥哥”。至于名词的定语是数量词时，就是在同一个语支之内也有差异，如壮语和布依语说“三间房子”，傣语则说

“房子三间”；壮语和布依语说“间房子一”，傣语则说“房房间一”，都是“一间房子”的意思。

阿尔泰语系有很多不同于汉藏语系的特点，这一系语言有很多多音节的词根，声调不区别意义，但有固定的重音，较少使用量词，名词和代词有数、格等范畴，动词有态、时、式等语法范畴；句子成分的基本次序虽和汉藏语系相近似，但不那么重要，因为它还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示词和词之间的关系。这个语系的语言在类型学分类法上属于粘着语类型，附加成分特别丰富。当需要表达几种语法意义时，一个词根上可以带上几个附加成分。这一系语言在词的各种音节的元音搭配上存在一种元音和谐律，即一个词的几个元音在发音部位或唇形上保持一致，如柯尔克孜语的 kitepter (书，多数)中 i/e/e 为展唇前元音和谐，但在部分语言中已不太严整，个别语言中已趋于消失。

南亚语系有些特点与汉藏语系相同，如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也有量词，但词序比较自由，动词语态有主动、使动的区别，一部分动词的主动态和使动态还用声母的清浊来表示，如 gah (散开，主动)、kah (解，使动)等。这个语系的语言复辅音较多，佤语元音分松紧，布朗语和德昂语有声调，佤语的松紧元音与布朗语、德昂语的声调有一部分有对应关系。

属于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的高山语也是没有声调的语言，有很多多音节词根，以使用附加成分为构词和词形变化的主要手段，重叠形式在构词和构形上也有重要作用。代词有数和格，动词有时、体、态等语法范畴。句子主要成分的次序是“谓语、主语、宾语”，定语一般在中心词前面。

俄罗斯语和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我国的俄罗斯族是 19 世纪后半叶从俄国迁来的，其语言的基本特点与俄国境内的俄语相同。塔吉克语的主要特点是辅音的组合形式较丰富，有的一个音节有 4 个辅音，如 tsorzn (钻子)，元音相连时，有省音、增音现

象,没有声调,但有固定重音,有词形变化和附加成分。我国塔吉克语属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阿富汗和中亚的塔吉克语属西伊朗语支,互相之间差别较大。

以上是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基本情况及各自身的特点,但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各种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相当多的汉语借词,它标志着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生息繁衍在一个祖国大家庭里,因此各民族语言中共同成分也随之不断增长。另外,有些几个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间也互相学习和掌握其他一种或几种民族语言,如新疆各族兼通维吾尔语,云南西双版纳各族兼通傣语,各少数民族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汉语。这种语言的交流是十分自然的可喜现象。它对加强民族团结,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各民族的文字情况跟语言情况略有不同,因为语言是和人类社会同时形成的,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没有语言就不能维持。文字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比语言要晚得多。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发展不平衡,有的民族比较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字;而且中间还经过若干次改革,有的民族却一直只使用别的民族的文字;有的民族,解放前还处在刻木结绳记事的阶段,从未使用过文字。因此,自古至今,我国各民族使用文字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

我国古代各民族创造的文字总数不少于 30 种。30 种民族古文字从形式来看,大体属于以下四种情况:属于象形文字的,有纳西族东巴文,四川尔苏人(旧称西蕃人)的尔苏沙巴文;属于音节文字的有纳西族哥巴文、彝文和朝鲜族训民正音文字;属于字母文字(包括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的有十多种,其中来源于阿拉美字母体系的有佉卢字、粟特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突厥文;来源于阿拉伯字母的有察合台文;来源于印度婆罗米字母体系的有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古藏文、八思巴字和 4 种傣文;还有

不少是属于汉字系统的民族文字,古代有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西夏文,沿用到近现代的,有水书、白文、方块壮字、侗字、布依字、仡佬字、哈尼字、方块苗文、方块瑶文等。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这些文字创制于不同时期,保存古籍文献多寡情况也各不相同,但这些文字资料不管时代早晚,数量多少,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少数民族古代文字中,佉卢字使用的时代最早。这是一种由音节字母组成的文字,自右而左横书,公元前就传入我国,2世纪~4世纪通行于新疆于阗、鄯善地区。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有文书、信牒、国王敕谕、契约、钱币等千余种。其中还有一部佛教经典《法句经》的残叶。粟特文也是古代西域一种古老的文字。现知最早的粟特铭文和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信属于2世纪~4世纪。粟特文的消亡约在11世纪。我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文献有佛经体(标准体)、古叙利亚体、摩尼体三种字体,原来皆自右而左横书,后受汉文影响改为从上而下竖写。其保存的文献分别有2世纪~11世纪的佛教、景教和摩尼教经典及早期的书信和铭文。佛教经典中除《须达拏太子本生经》是从梵文译出外,其余一些经典大多从汉文佛典译出。焉耆—龟兹文较前两种文字稍晚一些,3世纪~9世纪使用于新疆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这种文字使用印度婆罗米斜体书写,所代表的语言习惯上称为“吐火罗语”,分布在当时焉耆、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的称“甲种吐火罗语”,分布在古龟兹(今库车)地区的称“乙种吐火罗语”。现在所发现的文献多属于5世纪~8世纪的资料,内容相当丰富,有文学作品、佛教经典、医卜咒语、课本字书、公文账册及石刻题记等。这种文字的发现和解读,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和我国古代西域文化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焉耆—龟兹文的剧本《弥勒会见记》和《佛弟子难陀生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个古代剧本。《弥勒会见记》长达27幕,每幕标出地点、出场人员及演唱曲调,此剧后来又被译成回鹘

文。两剧为研究戏剧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标本。于阗文是5世纪~11世纪新疆于阗地区塞族居民使用的文字,是用印度婆罗米字母笈多正体写的。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对这种文字有过记载。已发现的文献资料有佛经、旅行记、奏章、书信、帐目等。在于阗文文书中有许多名称采用汉语,有些地方掺用汉文,并使用汉文年号,可见当时于阗地区与中原关系之密切。这4种文字早已无人使用,文字资料是近百年来在当地古代遗址中发现的。

突厥文是7世纪~10世纪突厥等族使用的一种音素、音节混合文字,又称突厥如尼文、鄂尔浑—叶尼塞文等。突厥汗国、回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都曾使用这种文字。吉嘎斯、骨利干族也使用过这种文字。其文献以碑铭为多。在新疆、甘肃等地还发现过突厥文占卜书、军事文件等写本。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人8世纪时用粟特文字母创制的拼音文字,9世纪时在高昌国得到广泛使用。13世纪~15世纪曾是金帐汗国、帖木耳帝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官方文字,先后在新疆地区使用了八百多年,其文献以佛教经典为多,还有文书、字据及文学、医学、历法书籍,并有很多碑铭传世。回鹘文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有过较大影响,蒙古文、满文和锡伯文从来源来说皆可追溯到回鹘文。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回鹘文被使用阿拉伯字母的察合台文所取代。察合台文一般又叫老维吾尔文,为13世纪以后形成的畏兀儿等突厥部落使用到近、现代,后来演化为现代阿拉伯字母形式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由于这种文字使用时间长,故其文献有手抄、石印和铅印的各种版式,其中有大量文学、历史著作,其他资料也极丰富。

以上这7种文字都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前4种所代表的语言属印欧语系,后3种属阿尔泰语系。代表后一语系语言的还有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文、古蒙文、八思巴文和满文。

女真族是今日满族的先民,1115年建立国号为“金”的地区性政权。女真文据史载有大字和小字两种,1119年颁行女真大字,

是在仿照汉字的契丹文基础上创制的,行施于金、元、明三代,并传布到朝鲜。1138年颁行女真小字,但至今未发现这种文字,故其形式结构和使用情况都不清楚。现存女真文文献资料很少,除《华夷译语》所收女真馆“杂字”和“来文”及一个写本残页外,其他就只有一些题识和铭款了。古蒙文也叫回鹘式蒙古文,是用回鹘文字母来拼写蒙古语的一种竖写文字,创制于13世纪初。1269年颁行八思巴字后,这种文字曾被限制使用,到元朝后期才又逐渐通行。直至17世纪初演化为现在仍在使用的蒙古文和新疆的托忒蒙古文,但已变化较大。现存的古蒙文文献有写本、刻本、碑铭、印文和符牌等,数量不多。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其字母多数采用藏文字母篆体,但自左至右按音节直行书写。这种文字不仅用以拼写蒙古语,还用以译写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其用途与一般文字有所不同。但其使用时间不长,元亡后就渐被废弃。现存文物有碑刻、印章、牌符和钱币,文献有《蒙古字韵》、《百家姓》、《萨迦格言》蒙译本残页等数种。上述女真文、古蒙文、八思巴文虽然保存文献不多,但对研究这种古代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情况,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比起上述这些文字来,满文要晚一些,最初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于1599年,因为缺点较多,到1632年在原来基础上又进行了改革。前者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后者称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满文一直到清朝灭亡后才废弃。现在锡伯族使用的锡伯文与满文相差不多。由于满文在有清代作为官方的正式文字使用,因此保留文献和碑铭等均极丰富,对研究清朝历史有重要史料价值。

此外,还有契丹文,是古代北方契丹族使用的文字,也有大字小字之分。大字仿照汉字创制于920年,小字据说受回鹘文影响,创制时间在924年或更晚一些。契丹文在我国历史上行用近300年,至1191年废弃。现存文献资料极少,现在可见的只是出土的一些金石铭刻,据研究契丹文的专家统计,自30年代以来,契丹文

资料大约每 10 年出土或发表一件,到 1988 年出土《耶律习涅墓志》,内含 1608 字,算是一大发现,是轰动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这种文字解读难度较大,近年来国内外在这种文字的研究上有较大进展。

代表汉藏语系语言的古代民族文字有古藏文、西夏文、纳西族东巴文和哥巴文,老彝文和老傣文。西夏文是党项族所建的割据政权大夏(西夏)国使用的一种表意制文字,创制于 11 世纪,西夏灭亡后仍继续使用,元代称河西字,明初刻印过西夏文经卷,明中叶还镌刻西夏文石幢,使用时期长达四五百年。这种文字形体方整,结构复杂,与汉字很相像,共有六千多字,保存文献十分丰富,对研究西夏王朝的社会历史和党项族语言文字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古藏文是现代藏文的前身,自 7 世纪中叶创制后,经一千三百多年,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是藏族人民古老文明的结晶,特别是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写本手卷和竹木简牍,更是这些文献中的早期精品。

东巴文(纳西族)、老彝文和老傣文是我国西南地区几种颇具特色的古老文字,创始至今都已有七八百年至上千年的历史,并且一直沿用到现代。东巴文是举世稀有的象形文字,计有一千三百多字,文献内容以东巴教经典为多,卷帙浩繁。另有一种尔苏沙巴文是一种尚未完善的原始图画文字,保留文献仅《疟曼史答》等 5 种,还有一本尚未解读。老彝文史称:“彝文”或“𪛗书”,在云、贵、川三省写法略有不同。用这种文字书写的《西南彝志》全书 37 万字,是当代发现的有关彝族历史、人文情况的一部巨著。老傣文因地区不同而有傣仂文、傣哪文、傣绷文和金平傣文 4 种。傣族流传至今的五百多部长篇叙事诗都是用这些文字书写的。号称有 84000 卷的傣仂文贝叶经也是小乘佛教经典中的精品。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使用汉字或将汉字稍作变动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于是产生了壮、布依、侗、仂佬、白、哈尼、瑶、苗

等族使用的“土俗字”或叫“方块~字”、“方块~文”，如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苗文等，这些文字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壮族在唐代就已经仿照汉字创造了方块壮字，现存唐代“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洞碑”中就已有这种土俗字了。以方块壮字保留下来的文献，有史诗、哲理诗、剧本、说唱及宗教经书等，数量很大，不胜枚举。按照同样的办法，白族有方块白文，古代有用方块白文书写的《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等书，现已失传，现保存有宋、元、明时代的碑刻和墓志，其中最早的是宋开宝四年（971年）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最著名的是明成化十八年（1481年）杨黼所作《词记山花咏苍洱境》即“山花碑”。此外，现存大量戏曲唱本皆用方块白文写成。另外，侗族有方块侗字的大量文献，布依族有方块布依字的古歌、经书、巫词和戏文等。

水族的水书与上述这些土俗字又有所不同。水书中除了少部分借用汉字类似上述土俗字外，还有一些图画象形字和类似汉族甲骨文的字，故人们推测其创制年代更早。水书总字数仅300来字，有限的文献主要是历法和占卜方面的书，且只为巫师们所使用，普及程度不高。这种文字在文字学上的意义更加重要。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民族文字和文献的概貌，从这许多民族文字和民族文献的情况来看，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曾经为缔造中华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们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充实，而且能够做到优势互补，在交流和互相吸收中，使中华文化永远富有生机。

目 录

导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	(1)
第一章 藏缅语族文献·····	(1)
第一节 藏文文献·····	(2)
第二节 彝文文献·····	(78)
第三节 纳西文文献·····	(122)
第四节 白文文献·····	(167)
第二章 壮侗语族文献·····	(216)
第一节 壮文文献·····	(217)
第二节 傣文文献·····	(258)
第三节 水书文献·····	(295)
第三章 苗族文献·····	(320)
第四章 突厥语族文献·····	(338)
第一节 古代突厥文文献·····	(338)
第二节 回鹘文文献·····	(364)
第三节 察合台文文献·····	(393)
第五章 蒙古文文献·····	(416)
第一节 概述·····	(416)